



## “胜里金花”巧迎年

如今过年,许多地方依然保留着剪、贴窗花的传统习俗,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国富民康的企盼,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那么,过年剪、贴窗花源于何时?

史料记载,剪纸技艺早于纸的发明。在现代纸张没出现的春秋战国甚至更早时期,先民便运用薄片材料,通过镂空雕刻的技法制成工艺品,即以雕、镂、剔、刻、剪的技法在金箔、皮革、绢帛,甚至树叶上剪刻纹样。虽不是由纸先折后剪而成,但技艺手法跟剪纸如同一辙。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剪纸可追溯到西周,《史记》中的“剪桐封弟”讲的是,西周初期,周成王用梧桐叶剪成“圭”,赐其弟,封叔虞到唐为侯的事。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和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遗址出土文物中惊现的“皮革镂花”与“银箔镂空刻花”,均为民间剪纸的形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当然,我国最早的剪纸作品是1967年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昌遗址附近阿斯塔那古北朝墓群中出土的两张“团花剪纸”,采用的麻料纸,都是折叠型祭祀剪纸。而此发现正好印证了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的记载。

唐代剪纸呈现飞速发展态势,诗圣杜甫对剪纸艺术情有独钟,他在“安史之乱”颠沛流离中吟唱的“暖水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生犀不敢烧,燃之有异香,沾衣袋,人能于鬼通”,就是对剪纸艺术之安神、怡情效果的点赞。另外,杜甫的《人日两篇》中则有“胜里金花巧耐寒”之句。“胜里金花”就是一门剪纸艺术,唐代流行“镂金作胜”风俗。“胜”,就是用纸或金银箔、丝帛剪刻而成的花样,剪成套方几何形者称为“方胜”,剪成花草形者称“华胜”,剪成人形者,就称为“人胜”。李商隐“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的诗句,便道出了“镂金作胜”的由来。

宋代人过年便流行剪纸、贴窗花。宋陈元靓《岁时广记》谓:“元旦以鸦青纸或青绢剪四十九幡,围一大幡,或以家长年龄载之,或贴于门楣。”其实,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造纸技术突飞猛进和纸品名目的日益增多,宋代民间剪纸艺术的普及也迎来黄金期。南宋文学家周密《志雅堂杂钞》载:“京城向旧天都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随所欲而成。又中瓦有余敬之者,每剪诸家书字皆专门。其后,忽有少年能于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衣袖中可剪出花朵,即便在今天恐怕也是罕见和奇迹。到了南宋,剪纸人才辈出,民间剪纸的运用范围也得到进一步拓展、延伸,除开发出作为礼品的“礼花”和过年贴于门头之“福”、贴于窗户的“窗花”、安于灯盏上“装饰”之外,人们还将剪纸作为陶瓷的花样,通过上釉、烧制,使陶器变得更加精美。明、清时,民间剪纸的手工艺走向了成熟,并达到鼎盛时期。

由此可见,剪纸艺术,自古以来就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是各种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年剪、贴窗花,不仅可以抒情、娱乐和传承历史文化,而且还能起到教化、表意、交往等作用。

(据《西安晚报》)

## 古代文人为何对剑情有独钟?

古代文人与剑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爱剑,也乐意把剑与书相提并论。后人会在诗文里看到“书剑飘零”“满天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等文字。

那么,古代文人对剑为什么如此青睐呢?佩剑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初学记》记载:古代天子、诸侯、大夫都能带剑,而奴隶(“隶人”)不得带剑,平民(“庶人”)有事方得带剑。文人作为“士”的一部分,虽则是庶人,能带剑总还是一种权力和光荣。

西汉初年,人们仍然沿袭了战国时期的佩剑习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在描述汉初楚汉相争期间的“鸿门宴”时,提到了参加宴会的敌对双方文武官员都身佩长剑这一细节,这种佩剑的习惯也救了刘邦一命。

汉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佩剑的装饰功能更为明显,并且形成了一定的服饰制度。《晋书·舆服志》中说:“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还说地位尊贵的人多用玉来做剑格、剑首等,稍差一点儿的则用金、银、玳瑁等物来装饰。这时已能从所佩之剑的装饰上判断佩剑之人地位的尊卑。

晋代有规定,官员上朝的时候,不佩带真的剑,而是以木制的剑代替(《晋书·舆服志》)。到了隋代,又见有朝中官员可以佩带真剑的条文,不过遇到重大的宴会或上殿向皇上奏事等场合,官员们必须把佩带的剑解下来放到一边才可以靠近皇上(《隋书·礼仪志》)。

唐代,就不大见有佩剑上朝的条文。朝廷官员可能仍有佩剑的习惯,但之后佩剑的风气越来越淡。不过,民间佩剑的风潮还很热,佩剑的多是好侠的文人。佩剑的含义也有些改变,除了防身和显示风度外,还融入了许多个人的情感和理想。有的诗人佩剑喻志,抒发自己对古代武侠的倾慕之情,以及空怀抱负的落寞之情,正如唐代诗人沈彬写的:“重义轻生一剑知,白虹贯日报仇归。片心惆怅清平世,酒市无人问布衣。”(《结客少年场行》)

有的人佩剑则是羡慕和模仿古代武侠为“知己者死”的君子之交。如唐代诗人王昌龄“结交期一剑,留意赠千金”(《少年行》)的诗句,将对君子之交的渴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唐代,关于文人与剑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开元年间,裴旻因母亲去世,想请大画家吴道子在天宫寺作壁画超度亡魂。吴道子说:“好久没作画了,如果裴将军一定要我画的话,只好先将将军舞一曲‘剑舞’好启发一下我的画思。”裴旻当即脱去孝服,持剑起舞,只见他“走马如飞,左旋右抽”,突然间,又“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被抛起数十丈高的剑,竟然能用手持的剑鞘接住,使其直入鞘中,真是剑技绝招。当时,几千名围观者为之震惊,赞叹不已。吴道子被那凌厉的剑舞气势感动,画思敏捷,若有神助,很快一幅“为天下之壮观”的壁画就绘成了。

由于文人的参与,剑开始具有了文雅之气,所以在后代的武侠小说中,那些持剑的高手多具有书生气质。

文人爱剑还因为剑是一种兵器,是“尚武”的标志。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因此,即使是一介书生,要懂一点武术和兵法,以示尚文尚武。另外,在读书之余,走步舞剑,也是锻炼筋骨。作为一种表演,舞剑显得刚柔相济,具有更强的观赏审美价值。

文人佩剑现象,考之史实,约消失于宋末元初。不过,文人爱剑,作为一种文化心理,远远没有消失。

(据《北京晚报》)